

瑞安方言系列5

初恋少女的心情更宜用方言表达

瑞安话诵读唐诗宋词“说的比唱的好听”

■记者 林晓

上一期,我们在“瑞安方言系列”文章《瑞安话读法渐趋消失 唐诗宋词中的“瑞安词汇”》中,讲到了多位读者因用瑞安话朗诵柳宗元《江雪》争议起来,原来“江”这个字,在吴语区内,还有多种读法。

原来,瑞安话的读法早在百年前的私塾、学堂、书院中还很常见。但不过百年,瑞安话在唐诗宋词中的读法已渐趋消失,令人叹息。

此外,我们还讲到了唐诗宋词里使用了很多当时的口语,这些口语化的“瑞安词汇”更适合用瑞安话朗读。比如:“天光、日昼、黄昏、六月、寒天”等方言带来的诗歌意象。

这一期“玉海楼”栏目,我们继续关注“瑞安方言”,讲一讲瑞安话与唐诗宋词之间的关系。

温州方言最接近唐宋音

之前我们讲到,瑞安话来源于古汉语,虽然很少有书面语材料流传下来,但从古代文献如唐诗宋词中可以找到与今瑞安话相同的俗语口语。如今,我们仍可以在唐诗宋词中读到这些词语的出处。

从历史、文风、语言特性分析,吴语(温州方言瑞安话属于南吴语区)极近中古雅言,继承中古汉语的整齐八声调和36字母框架体系。南吴语区的温州方言比官话具有更多古音因素,字音及语言要素与《切韵》《广韵》等古代韵书高度吻合。

因此,有人喜爱用温州方言来吟唱古诗词,这是不无道

理的。因为根据语言学家从声母、韵母、声调的分析,温州方言最接近唐宋音,所以用它来吟唱唐诗宋词,在平仄的掌控上、音韵的谐调上更臻完美,尤其是仄声中的入声特质,更突显出诵读的韵味。

南怀瑾先生在谈到温州方言时曾说,现在的普通话和古音有很大差别。广东话是唐代国语,闽南话是宋代国语,我们温州话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古音读法,是唐宋时期的国语。

用温州话作诗填词,押韵要比普通话更接近古音。南怀瑾先生说:“现代人研究国学,要学习温州话。”

瑞安话朗诵诗词更显 吴侬软语

在吴语中,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苏州话,一般用“吴侬软语”来形容。“吴侬软语”也指讲吴语方言的人,语音最轻柔柔美。

“醉里吴音相媚好”是南宋词人辛弃疾《清平乐·村居》中的句子。意思是含有醉意的吴地方言(吴语),听起来温柔又美好。

清代小说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中,有很多文字就是对江南风情的描写。其中写道:“他们叫来侍酒的,都是南班子的人,一时燕语莺声,尽都是吴侬软语。”

尽管“吴侬软语”讲来这样好听,但在南吴语区一带,讲话的腔调、腔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一种方言好听与否有些像我们听外文歌,其实不在于是否易懂,而是主要取决于语调、语速、节奏、发音以及词汇等方面。

在听觉上,一种方言如果语速过快,抑扬顿挫过强,我们往往称这种话“太硬”。如果语速过慢,缺乏明显的抑扬顿挫,我们往往称这种话“太软”。瑞安话的语调平和而不失抑扬,语速适中而不失顿挫,这种发音方式有些低吟浅唱的感觉。

事实上,在南吴语区,瑞安话发音较北面的永强、温州城区、乐清等地,发音更“软”,而在瑞安南面的平阳、苍南等地,因接近福建,受闽南话影响的缘故,也没有瑞安话这般“清雅”。

瑞安话因其保留了浊音和入声,在温州方言区中一枝独秀,语素温软,音素委婉,通俗易懂,用它读起唐诗宋词来,娓娓动听。

为此,我们找到一些用瑞安话押韵朗诵更合适的唐诗宋词,请大家来比较一下。



唱出诗词中初恋少女的美好来

《山行》是诗人杜牧的一首描写和赞美深秋山林景色的七言绝句。全诗为: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

这首诗描绘的是秋之色,展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。如果用普通话读韵脚的“斜、家、花”三个字,是不叶音叶韵(押韵的意思)的。但用瑞安话读“斜、家、花”,音分别为“藏、加、啐”,这样读韵脚就对了,叶音叶韵也对了。

在用瑞安话演唱的温州鼓词、唱道情、莲花落等曲艺表演中,每到“悲伤”情节,唱词一般有“拔长音、拖哭腔”和入声发音等演唱方式。前者宛转悠扬,引人入胜“悲伤”之境,后者干脆利落,入声发音,让人沉思反省。

宋代词人柳永的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就是这样的作品,此词细腻地刻画了情人离别的场景,抒发离情别绪,朗诵起来用到很多

的入声,用瑞安话读来更加合情合理。

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写道:“寒蝉凄切,对长亭晚,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,留恋处,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。念去去,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。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冷落清秋节!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,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,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,更与何人说?”

注意,这阙词是一、三句和二、四句发仄声韵,就是其中的“歇、噎、发、阔”都是仄声韵,用瑞安话读作入声,是对应押韵的。但用普通话读“歇、噎”是平声,这是不对的,而“发、阔”二字更加离谱,“发”读成了平声,“阔”读成了去声,两个字也不叶音叶韵。

可以说,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用瑞安话的入声朗诵,更符合这阙词的“悲伤”意境,犹如前面讲

到的温州鼓词、唱道情、莲花落等曲艺表演,也同是这种方式演唱处理的。

如果说《山行》、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用瑞安话读来是“朗诵”的话,那么,用瑞安话读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简直可以“唱”出来了。根本不用“谱”,你用瑞安话的声调变化,就会“唱”出有降有升、抑扬顿挫的味道来。

《竹枝词》写的是一位沉浸在初恋中的少女心情。她爱着一个人,可还没有确实知道对方的态度,因此既抱有希望,又含有疑虑;既欢喜,又担忧。其中写道:“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江上唱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

那么,普通话读其韵脚“平、声、晴”同样也是不叶音叶韵,用瑞安话一读,音似“萍、升、绳”,相当叶韵,简直可以“唱”出初恋中的少女那种美好来。

周韵用温州方言念《黄鹤楼》

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是由姜文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电影,其中有一幕是主演周韵用温州方言念的《黄鹤楼》,听起来格外有韵味。

电影中,用温州方言念《黄鹤楼》时,其中的台词对白有几句是这样的:“你妈在唱什么?”“好像是在说,不是在唱。”“恰恰相反,说的比唱的好听。”

一个没听过温州方言的“外人”认为,用它来朗诵唐诗是“说的比唱的好听”。那么,除了这首《黄鹤楼》之外,还有很多的诗词用瑞安话读起来是“说的比唱的好听”的。

比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《乐游原》。

《汉书·宣帝纪》载,“神爵三

年,起乐游苑”。神爵(公元前61年三月至公元前58年)是汉宣帝的第四个年号,汉宣帝第一个皇后许氏产后死去葬于此,因“苑”与“原”谐音,乐游苑被传为“乐游原”。

其中“起乐游苑”的“起”与瑞安话中的“起”是同义的,是建造的意思,指“有了”。瑞安话例句:“渠俚(来)逮许个媞媞草号摸起”,普通话为:“他们给那个孩子起了一个绰号。”这里的“起乐游苑”与瑞安话中的“起”一样,如“起屋”就是这意思。

诗作《乐游原》写道:“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此诗赞美黄昏前的原野风光,表达自己的感受。但用普通话读其二、四句韵

脚“原、昏”也是不对的,不叶韵。用瑞安话读这两个字,音似“元、烧”,就叶韵,有味道了。

